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 
第十四回 因公觸怒褫職何慚 奉命恤刑復官無枉

話說梅道爺叫謝祿、元升進來問話，二人到書房，先磕了頭，請過安，將京中應稟的話，各處事回了一遍。隨將聞翰林的字及賈政的信，並賈政帶的楠椅朝珠一掛、蟒袍料一身、貂皮帽套二個、海龍皮褂統子一件，外有王夫人給月娥的金鐲子一付、珠花二朵、火浣布二匹、高麗手巾四條，皆取來送上；梅道爺將書看」了，叫把禮物收進去。便細問賈政「近日身子可好，家中有何事體？」元升道：「賈親家老爺身體平安。家中有件喜事，聞說環三爺從三通館議敘了府經歷，歸部銓選。又聞東府赦大老爺病的很沉，親家老爺連日問候去。還聽見說芝姑爺做什麼枇杷詩，將些新舉人壓倒，聞老爺喜歡的廠彳；得。」梅道爺說：「這詩你們可帶得稿來？」元升說：「小的抄得稿兒在此，」便在懷中將詩稿找出送上。梅道爺大喜，將詩接」廠一看，著實贊賞。義見有各位的風箏詩，也皆不如芝哥兒的。因向元升道：「你這件事辦的很好。」就賞了四兩銀子。——後來還把他放了門上。元升磕頭謝了賞。

梅道爺又問：「京中可有什麼新聞？」蒯祿道：「別無事。傳聞暹羅國進了一道表，有使臣在朝，說與百濟、安南爭什麼地方。現要溝兵，求咱國去幫他。這事也不知怎樣辦法。」梅道爺又公賞了四兩銀子。說：「你們乏了，且歇歇去。」

梅道爺回到上房，禮物倒不提，單把芝哥兒的詩看了又看，贊了又贊。說：「此子將來鵬飛萬里，非我輩所能臆測。月娥可謂得其所了。」心裡暢快。剛吃了飯，又傳劉升回話：有撫院著人來，請明早上院議事。梅道爺說：「知道了。」

次日，梅道爺上院回來，便叫伺候行李，仍帶舊日跟去查地的人，只添了元升。遲了兩日，就開船，仍到巴陵縣來。並一面將面奉撫院的話寫了移會，照前約十一月望後到沙對勘的話，知照湖北巡道。不數日，來到巴陵。馮知縣此番相見，甚是疏淡。梅道爺也不介意。」

過了幾天，吉巡道又說：「別有公務，尚俟改期。」仍用空文來搪混。梅道爺便惱了，說：「我辦我湖南的事，何必定候汝來！」因開船到沙，叫弓簧手將天補沙通行丈量。約二十餘日，就丈定了。開明弓口，造成冊子。就親身自到江北一看。原來江有龍所說銜接灘尾，毫不見影。派了兩隻快船，備了長筐，在江面就船接丈，約四十餘里，才有一段濫淤。又有十數里，始到武昌地方灘地。梅道爺著實生氣，遂將親自勘丈情形，據實通詳督撫，並提集人證，要親自拘訊。江有龍卻躲了不到案。梅道爺便又詳了督撫，說：「江有龍抗不赴訊，顯有理屈脫逃情事。相應革去經歷職銜，差提審辦。」等語。

田撫台見了，已不如意，尚存兩可。湖北撫台亦淡然相視。惟寇制軍接了二件詳文，心中大怒，便說：「梅友福何物？書生敢與本部堂作對！」便嚴批道：「此灘坐落武昌地面，該道不候吉巡道同勘，顯有偏袒情事。江有龍現在本部堂處投案，何有脫逃？除此沙另委公正大員查勘外，該道暫回本任辦事可也。此檄。」

梅道爺接了此批，心中動氣，便要舍了此官，與寇制台相拼。褚小鬆再四苦勸，執意不從。便將江有龍隔江認地，自己親勘情事，並天補沙丈過冊數，與江有龍賄求各緣由，通詳並揭報了部科。遂即交印待罪，聽候部議。

寇制軍不意梅巡道如此負氣，及見了此詳，不但過意不去，只恐派了欽差，更難挽救。遂暗暗叫藩臬兩司，替他調停。那知梅巡道業已通揭部科，事難掩護。遂倒填了日子，移會湖南巡撫，把梅巡道就多了一疏。說他：「任性偏袒，散法構怨。請旨革職，以肅功令。」疏內說：「此沙原係湖北灘地接淤，梅友福不候湖北巡道吉夢麟同勘灘尾，以致民怨沸騰。且該道以湖南之官，偏袒長沙百姓，顯有受囑情弊。若不革職並案嚴辦，則民情不服，而國法亦替矣。現經兩司揭報前來，相應咨會湖南巡撫田承勛，合詞具奏。請旨。」

這疏未到之先，梅巡道揭帖早到了兩日，部科不敢掩匿，就稟了堂官，奏聞上去。恰懊這日寇制台參折亦到，批了個：「該部速議具奏。」便將梅巡道的揭帖亦並發抄，同這折一時交到內閣，傳抄到部。

不數日，部內就將梅巡道議做「暫且革職。」並說：「天補沙是否與湖北灘尾銜接，難以懸斷。況兩圖互異，皆不可憑也。派大臣前往踏勘，方可定案。」等語覆奏。奉旨：「此案著葛天儀、賈政馳驛前往，會該督撫等，秉公勘定。所有隨帶司員，一併馳往。梅友福面奏江灘事宜，頗甚明晰，豈庸經外任，即成兩載人物，著解任歸案。並揭帖所揭江有龍有無賄求情事，亦並究辦。欽此。」

葛天儀現任刑部左侍郎，同賈政接了旨，第二日同請了訓，便束裝起身。帶了兩個部員，兩部御史，遂馳驛往湖廣來。寇制台及田撫院早已得信預備。

卻說兩位欽差，行了數程，那日早光後，天落驟雨，一時難以動身。兩座公館不遠，賈政便備小酌，請葛侍郎來一敘。葛侍郎與賈政同籍金陵，又係世交，兩下裡相處甚好。寇制台亦係金陵籍，賈政本係世誼，與葛侍郎既在同年，又兼舊表弟兄。

當日葛侍郎來到賈政公館，飲了兩巡酒。賈政便提起天補沙的事來。因說：「寇制台係世交，梅巡道又忝親誼。此事如何辦法才好？總求兄翁大人，執法中再留法外地步，則拜德無際。」葛侍郎道：「不瞞吾兄說，寇制軍係弟表親，又忝同年。梅公在鍾山書院掌放時，小兒親身受業，相處可謂極厚。弟正要求兄做何兩全。承兄翁大人這樣開心相與，弟敢不以實情相告？這經囉！江有龍係武昌木商，其為人弟所素知。梅公梗直性成，相處有年，想亦吾兄洞悉。此案江有龍賄求爭地，已可概見。而梅公不善迎合，激怒寇制軍，亦是情所必至。以小弟愚見，到天補沙勘地時，能將此地著他們分認，則寇公之參折不虛，而梅道之揭帖亦可無過矣。兄翁大人再求酌處。」賈政連聲贊道：「大人所見是極，無可另議。」彼此又飲了數杯，吃畢飯，葛侍郎方回公館。

次日，即仍馳驛，竟赴武昌。湖南田撫院已過江來，同寇制台、湖北撫院朱皆差官遠迎。將到武昌，先是首府同首縣接來，督撫司道、合城各文武官，皆出城十里外，搭了請聖安的彩棚，等候欽差。制撫各大員請了聖安，才與二位欽差相見。茶罷即起身進武昌城來。

將到關廂頭，就有湖南詹定宇等遞了一張呈子，欽差略問了兩句，知為沙案的，遂叫收呈候批。即到公館門口，又有湖北江有龍等也遞了一張呈子，欽差問是為沙案的，亦並收了呈子。響炮三聲，公館門前落轎。大家如眾星捧月一般，伺候著欽差進了公館。略待片刻，寇制台同兩撫院坐轎來拜。兩座公館相隔有半箭地，先拜了葛侍郎，說了會話。就拜賈副憲。遂各回衙門去。田撫院亦回了公館。其後司道及同城文武各官，皆陸續見了，各散。首縣備下程，用寇制台名帖送了。次日，兩欽差各處答拜，制撫遂公席替欽差接風。欽差辭了，俟辦完公事再領情。

這日寇制台單拜兩位欽差，因談起此案，說：「梅巡道堅僻任性，不顧大體，擅動揭帖。若不嚴辦，此風一長，則大員為所挾制，如何辦公？二位大人必有高見。」葛侍郎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屬員遇事，輒敢自為，成何政體！」賈副憲道：「老世誼大人只管放心+我就心感了。」葛侍郎道：「天補沙這淤地，既在巴陵地方，如何江有龍隔江去認？我總不明這個情節。」寇制台道：「緣他灘尾接淤，小弟才准他認的。」賈副憲道：「此事難以懸揣。明日到沙自見，再作商量罷。」寇制台別了出來。

朱田二撫院同見。朱撫院與賈政有舊，賈副憲便將寇制台才說的話有些牽強，並葛侍郎所言，「天補沙情節，似乎江有龍隔江認地，何以服湖南百姓之心？兄翁大人與弟相好，已非一日。此事二位原委洞悉，何不明以告我？」葛侍郎與田撫院同年，也就照著賈副憲的話，向田撫院說了一遍。二位撫軍躊躇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大人所言，無不洞中機宜。但此事關寇制軍與梅巡道，有些執拗。尚求大人推同官之雅，法外體全，則國體與輿情皆可允洽矣。」葛侍郎道：「沙地情形，弟輩尚未及見。容勘過江有龍灘尾，果否聯接，便是此案關鍵。」朱撫院站起身，道：「求二位大人體全處就在此，容到沙地再來討示。」遂同田撫院辭去。梅巡道因解任候質之員，不便私見，只用手本請了安。

到了次日，二位欽差將接的兩張呈子，皆批個「候勘訊」，就掛牌在公館門首。遂響炮起馬，到江邊坐船向天補沙來。督撫、司道、府縣各官，皆坐船同到沙灘。灣了船，就在天補沙北岸，踏看江有龍灘尾情形。隔沙甚遠，與梅巡道圖說相符。二位欽差皆沒言語，就坐了轎，到預備的席棚茶尖處來。眾位大人齊下了轎，進棚分賓主坐下。

喝了茶，葛侍郎同賈副憲說了會都內閒事，全不提及沙案。寇制台便覺到二位欽差勘江有龍的灘尾，與天補沙不相連屬，有不好意思談論，恐礙自己的臉面。心裡雖默然相感，但眾人前轉要遮飾。因向二位欽差說道：「二位大人瞧這江面相隔雖遠，其中斷續起伏，卻與灘尾實是承接的。」葛侍郎未及答應，賈副憲道：「何曾不是，我們且到沙上再看一看。」因問武昌熊知府道：「這地現屬何縣所管？」熊知府道：「此去向南，約二里餘，皆江夏境。」賈副憲便對葛侍郎道：「這沙不也有湖北所淤的地，怎麼說皆在巴陵境內呢？」葛侍郎道：「咱們何不同往南一勘，何如？」賈副憲道：「有理。」遂坐了轎，走夠十數里，忽有一帶小杪木林遮路。繞過林去，只見一片草灘，直接南邊江面。又到一座席棚，這便是巴陵縣預備的了。

大家進去坐下，又喝了杯茶。葛侍郎、賈副憲便向委刑部陝西司郎中聶爾直、湖廣道御史陶淳、帶同江夏巴陵二縣，並叫寇制台委了湖北藩司井恩普會丈此灘。即以杪林為界，作兩段丈明弓口，造冊回話。兩位欽差同各位大人回了船，仍到武昌公館來。次日，就委了刑部湖廣司員外文成、江南道御史俞宏猷，提集兩造錄供定案。又把巴陵縣門上楊應箕、劉升對質江有龍賄求虛實，並案辦理。江有龍隔江認地，已屬不合，楊應箕到堂一訊，何能隱飾？便著了急，夤夜來見。

寇制台與兩欽差雖係至親世友，亦知梅巡道同兩位也屬戚好，難以單辦一處。遂權詞叫江有龍退出，心甚躊躇。忽報湖北朱撫院來拜，寇制台連忙接人。朱撫院說了幾句閒話，就提起江有龍的事來，說：「江有龍今早求我替伊畫一善策。但彼托楊應箕這件事，如何遮蓋得來？我與大人同一體，此事如何安頓才好。」寇制台道：「我在此躊躇，但不知二位欽差是何成見。明晨煩兄一往，逆探其情，倘可兩全，不致傷弟之顏面，則暫且結案，亦無不可。」朱撫院連聲應道：「是！是！容弟明日見過，再來覆命。」

朱撫院與賈副憲相好，又因前番言語，到了次日，即來單拜。傳進帖去，賈副憲吩咐叫：「請！」二人見了，攜手敘坐。就說天補沙這事。賈副憲道：「這江有龍賄求一節，昨日略取楊應箕口供，殊覺支飾。一動刑，便有實在。這江有龍爭地事小，賄求罪大。問個軍罪，便有許多不便處了。」朱撫台屏退左右，低聲說道：「小弟此來；專為此事。江有龍何足輕重？事若審實，則寇制軍參折似有徇庇。即弟等台詞人奏，皆有處分了。向蒙兄翁大人厚愛，遂敢直陳，惟望大人設法善全才好。」賈政道：「小弟同葛公請訓時，聖上因梅巡道面奏江灘事宜，深合聖意。寇公此奏著實動疑，指出江有龍賄求情節，著到湖嚴辦。弟與葛公辦事秉公，亦不肯苛求。但寇制軍亦得稍留梅巡道餘步。則彼此即可兩盡矣。」朱撫院道：「寇制台來時囑弟，本欲善全。大人如何辦法，無不遵命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事便易處了。容弟與葛公相議定了，再來奉請。」朱撫院辭了出去。

賈副憲就到葛侍郎這邊來，斥退跟隨，把朱撫院的話細細說了一遍。葛侍郎道：「此事我輩原欲兩全，如此甚好。但寇表兄為人多變，須弟見他一見，使他心餒。這事才無後議。」賈副憲道：「我兄高見，弟所不及。」

葛侍郎遂打轎來見寇制台。便將「灘尾與天補沙相隔太遠，本不相連。江有龍又有賄求一節，質實核辦，與我兄亦多未穩。弟與兄忝係至戚，現與賈公商酌，欲划杪林為界，靠江北者歸於湖北報升，靠江南者歸於湖南報升。兩全此事。梅巡道薄治其過，江有龍量罰其愆。下治輿情，上全國體。不知我兄以為何如？」寇制台連連拱手道：「承老表弟與賈公如此周全，弟與兩撫真感激不盡了。就請老表弟斟酌而行。只是江有龍尚求青目些。」葛侍郎道：「謹領教。」即辭。回公館來見賈政，將前言細訴了一遍。賈政說：「很好。」適值文員外、俞御史錄了口供，進來請示定稿。兩位欽差遂將稿來看定。

過了數日，候丈地的司員回來，造成清冊，就拜發了折子。

疏稱：

臣等奉命勘查天補沙案，並查審江有龍賄求情事。當即馳抵武昌，會同督臣寇雲先、湖北撫臣朱爾榮、湖南撫臣田承勛，親抵沙上，細看江面情形。當經摘由，奏明聖鑒。臣等連日確勘江北灘尾，並集各犯嚴讞。緣天補沙坐落湖南巴陵境內，而沙北有十餘里，實在湖北江夏地界。小民趨利若鶩，以致紛爭靡已。

查得江有龍等灘尾，雖斷續起伏之形，相隔江面太遠。所報雖非無因，而詹定宇等結訟不甘，亦屬有故。臣等以湖北、湖南均係子民，天地既生自然之利，自應輩戴聖上廣育之仁。切查沙地中間，有長成杪林一帶，碑開地勢。應即照此定界。杪林迤北四成隸江夏境，著剝北撫臣分派江有龍等認報。其有餘者，即募湖北有灘之民墾升，用廣皇仁，毋令向隅。杪林迤南六成隸巴陵境，著湖南撫臣分派詹定宇等五六十家均勻認墾。統著督臣總理其事。庭讞之下，眾姓悅服。可否仰邀聖恩，照此分認。祇候命下，另行遵辦。

至江有龍賄求一節，臣等將楊應箕、劉升等隔別研訊，楊應箕供稱：江有龍要認梅巡道作老師，係「劉升前歲過巴陵時，小的替伊說的。那時並無丈地的事，何有賄求？去春，梅巡道住在巴陵，小的因問：此事你替說了沒有？倘說定了，彼處好送贄儀來見。誰知劉升回了梅道爺，就弄出事來。」等語。質之劉升，供亦相同。是江有龍並無行賄實據。其認師生之意，亦在事前，似無貪求情弊。梅巡道因有此段情節，偏執己見，不斷沙地與江有龍，遂致湖北怨騰，辦理不善，議以革職，未免過甚，相應請旨降一級調用，以為大員任性者戒。江有龍雖無行賄實跡，但以部下民人，求認老師，亦屬不跋。著罰米一千石，交江夏武昌貯倉備賑。

該督撫等以易結之案，懸宕多年，應請交部察議。司道府縣，亦並飭該督撫等查取職名，送部議處。再詹定宇報升，已十有餘年，今始分段升課，所有前數年未升之課，即照現定科則，著落詹定宇、江有龍等，照數分作五年賠繳。庶帑項不致虧缺，而奸民亦無從逞其伎倆矣。除將審過招冊及勘丈弓口段落冊，結交部核議外，臣等未敢擅便。相應奏聞，請旨。

奉旨：

葛天儀、賈政奏辦天補沙地一折，請以杪林定界，著兩湖百姓按四成六成成分認。兩湖百姓，皆朕赤子，享天地自然之利，不致偏棺向隅。所辦甚好。即照原議派認，並著交部從優議敘。梅友福以江有龍求拜門生一節，偏執其見，不肯斷地，遂致怨騰。所辦錯謬，即應照議降調。但不受江有龍請托，骨鯁可風。看來梅友福不勝外任，著回京，仍在御史上行走。遇缺請補，以觀綁效。至未升數年之課，請照數分年，著詹定宇等帶賠，亦屬法所應行。但窮氓何堪賠累？著加恩寬免，以施法外之仁。餘依議行。欽此。

到了次日，又奉上諭：

寇雲先著補授刑部左侍郎，葛天儀升署。欽此。其湖廣總督員缺，即著齎折人回，二位欽差拜接了折子，開看過，即知會督撫，遵旨辦理。二位欽差就要擇日回京。

遲了兩天，「忽奉兵部火牌，發到部文：寇總督降補侍郎。葛天儀升了湖督。各官皆替葛天儀道喜。寇侍郎遂將兩湖總督銀關防及王命旗牌，與一切文卷、書籍，委武昌府同小軍副將，齎送到公館來。葛天儀排了香案，接印任事。當將謝恩及到任日期，拜發了折子。賈政道過喜，又吃了兩日酒，帶同司員御史，正要起身。忽又奉到上諭：湖南巡道員缺著俞鴻猷補授。其江南道監察御史，加恩著梅友福暫署。俟四年無過，再行實授。欽此。彼此道喜。又擔擱了數日，賈副憲才同各司官起身，回京去了。俞鴻猷到巡道任。梅友福送了賈政，即回長沙收拾，回家眷坐船到南京，又住了數日，才各自起早，先進京去。家眷仍由水路而行。寇雲先交代事畢，來京到侍郎任，不在話下。」